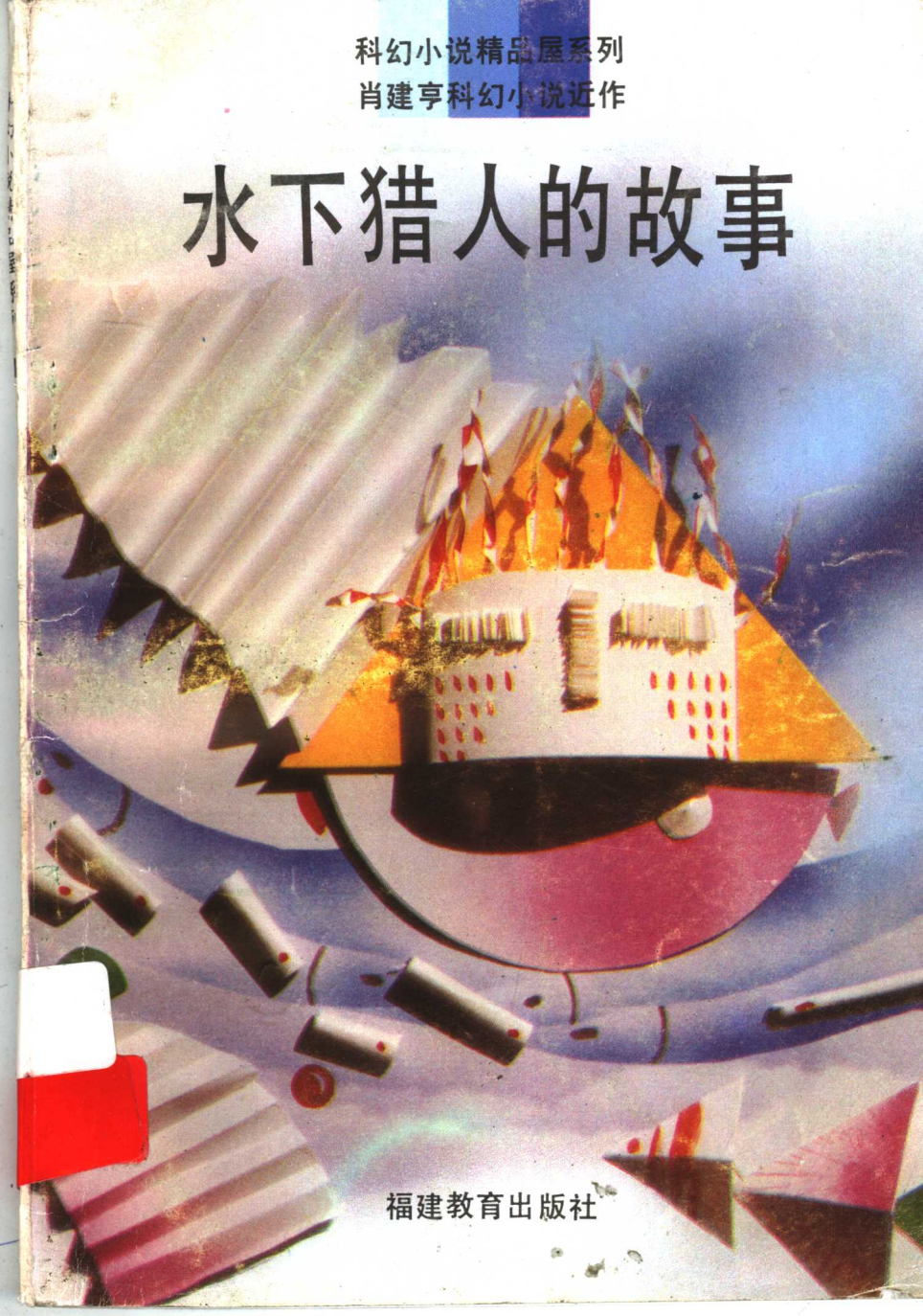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肖建亨科幻小说近作

水下猎人的故事

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水下猎人的故事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肖建亨科幻小说近作
福建教育出版社

科幻小说精品系列

肖建亨科幻小说选作

水下猎入的故事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七二八工厂印刷

(福州鼓屏路33号 邮编350001)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106千字 2插页

1994年4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3次印刷

ISBN7-5334-1499-3/G·1141 定价:6.15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布克的奇遇	(1)
水下猎人的故事	(15)
金星人之谜	(36)
梦	(73)

布克的奇遇

整个故事，是从布克——我们邻居李老的一只狼狗——神秘的失踪，然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开始的。

不过，问题并不是在布克的失踪和突然出现上，问题是在这里：有两位住在延河路的大学生，曾亲眼看见布克被汽车压死了，而现在，隔了三个多月，布克居然又活着回来了！

被汽车压死了的狗怎么会活转来的呢？……嗯，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！

布克原是一只转了好几个主人的纯种狼狗。它最后被送到马戏团里去的时候，早已过了适合训练的年龄。马戏团的驯兽员拒绝再训练它，因为它在几个主人的手里转来转去的时候，已经养成了许多难改的坏习惯。

我们的邻居李老，就是那个马戏团的小丑。他不但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，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。他听说马戏团决定把布克送走，就提出了一个要求：给他一年时间，他或许能把布克教好。

这样，布克才成了我们四号院子——这个亲密大家庭中的一分子。实际上，这是一只非常聪明和伶俐的狼狗。在老演员细心的训练之下，布克很快地就改变了它的习惯，学会了許多复杂的节目。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马戏团里除掉那个

固执的驯兽员之外，都认为不久就可以让布克正式演出了。

然而，正当布克要登台演出的前夕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。四月三日那天晚上，布克没有回家。大家等了整整三天，依旧不见它的影子。



三天下来，老演员明显地消瘦了。我们院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说真的，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哪一个人能像李老这样爱护这只狗的。

礼拜天一到，我就发动了院子里所有人，到处寻找布克。我这样做，不只是为了老演员一个人，有一大半，也是为了我那个可爱的小女儿小惠。小惠自从五岁那一年把腿跌断了，就一直躺在床上。我上工厂去的时候，虽然街道里有不少阿姨和小朋友来照顾她。可是失去了一条腿的孩子，生活总是比较单调的。自从老演员搬到我们四号来以后，情况就好了不少。老演员、布克和小惠立刻成了好朋友。有了布克，小惠的生活也变得愉快得多了，甚至还胖了起来。可是现在……为了不叫老演员更加伤心，我简直不敢告诉他：小惠为了布

克，已经悄悄哭了三天了。

那天，正好送牛奶的老王和邮递员小朱都休息。大家分头跑了一个上午，还是小朱神通广大，他打听到：在三号那天，就在延河路的西头，有一只狼狗被汽车压死了。这只狼狗正是布克。据两个大学生说，他们亲眼看见一部载着水泥的十轮大卡车，在布克身上横着压了过去。布克当场就死去了。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他们正好在旁边，不过，当他们给公安局打完电话回来后，布克的尸体却失踪了！

看来悲剧是已成事实。然而，布克尸体的神秘的失踪，却使这个心地善良的老演员产生了一线希望：也许，布克并没有死，有一天，它也许还会回来的吧！

真假布克

事情的确没有就此结束。隔了三个多月，有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见了小惠和老演员的笑声。在这笑声中，还夹着一声声快活的狗吠。

“李老一定又弄到一只狗了。”我这样想着。可是一走进屋里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：这竟然是布克！

“你瞧！你瞧！”老演员一见我就嚷开了，“我说一定是哪位好心人把布克救去了。你瞧，现在它可回来啦。”

布克还认得我，看见我就亲热地跑过来，向我摇着尾巴。老演员的一切训练，它还记得；而且，连小惠教给它的一些小把戏，也没有忘记。它当场还为我们表演了几套。

布克的归来，的确成了我们四号院子这个大家庭的一件

大喜事。那天晚上，大家都来向老演员和小惠道贺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我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头的地方。我突然觉得，布克多少是和从前有些异样。起先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样，可是仔细地想了一下后，我就发觉原来是布克的毛色和从前不同了。我的记忆力一向很好，记得布克的毛原是棕黑色的，现在除了脑袋还和从前一样，身上的毛色却比从前浅了一些。我把布克拉到跟前一看，发现它的颈根有一圈不太容易看出来的疤痕，疤痕的两边毛色截然不同。两个大学生曾经一口咬定说：布克的身体是被卡车压死了。我一想起他们的话不由地产生了一个叫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念头：布克的身体一定不是原来的了！

我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的工人，从来就不迷信。但是眼前的事实，却只有《聊斋》上才有！

我越是注意观察布克，就越相信我的结论是正确的。不过，我还不敢把这个奇怪的念头向李老他们讲出来。直到布克回来的第三天早晨，这件事情也终于被老演员发觉了。

这是一个天气美好的星期天。我把小惠抱到院子里看老演员替布克洗澡。我站在窗子跟前，正打着主意，是不是要把我的发现向李老讲出来。忽然，老演员慌慌张张地朝我跑来。他像被什么吓着了似的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我喊道：

“这不是布克！啊，这不是布克！”

“瞎说！”我故意这样答道。

“不不不，我绝对不会弄错！”老演员非常激动，“布克的肚子下面有一块白色的毛；它的爪子也不是这样的！我记得，它的左前爪有两个脚趾是没有指甲的。可是现在，你瞧白色

的毛不见了，指甲也有了，身上的毛色也变浅了！”

布克的第一次演出

我和李老都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。因为讲出来，谁也不会相信的，只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嘲笑。

布克演出的一天终于来到了。四号院子里的人，能去马戏场的都去了。但是在所有的人当中，恐怕不会再有比老演员、小惠和我更加激动的了。临到上台之前，老演员忽然把我叫到后台去。他的脸色很难看。老演员指着布克对我说：

“你看看，布克怎样了？”

布克的精神看起来的确不太好。它好像突然害了什么病似的。然而那天布克的演出还是尽了职的。这是老演员精心排练的一个节目：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宇宙航行家，带着一只狗去月球航行。结果由于月球上重力比地球上小得多，闹了不少笑话。观众们非常喜欢这个新颖的节目。老演员和布克出来谢了好几次幕。布克演出的成功，使老演员非常地激动。在最后一次谢幕的时候，他忽然一下子跨过绳圈，把小惠也抱到池子中心去了。在观众的惊奇和欢呼声之下，小惠叫布克表演了几套她教它的小把戏。

布克立刻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。可是，到了演出的第三天，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故：布克的左后腿突然跛了，演出只好停止。第二天，事情又有了新的发展。

那是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和老演员把小惠抱到对面公园的大树下，让布克陪着她玩，然后各自去上班了。没想到我从

工厂回来，却看见小惠一个人坐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。原来我们走后不久，就来了一个陌生人。他好像认得布克似的，问了小惠许多问题，最后他对小惠说，这只狗是从他们实验室里跑出来的。他终于说服了小惠，留下了一张条子，把布克带走了。可是布克一走，小惠又后悔起来，急得哭了。

我打开那张便条的时候，老演员正好从马戏团里回来。那张便条这样写道：

同志：我决定把这只狼狗牵走了。从您的孩子的口中听来，我觉得其中一定有许多误会。由于这只狼狗跟一个重要的试验有关，所以我不能等您回来当面解释就把它带走了。如果您有空的话，希望您能到延河东路第一医学院附属研究所第七实验室来面谈一次。

一看到实验室和医院这几个字，老演员、小惠都急坏了。

“爸爸！布克病了吗？爸爸！布克病了吗？”小惠抓住我的手，着急地问。老演员呢，只只喃喃地说：

“啊，可怜的布克！我们这就去！我们这就去！”

没有身体的狗头

在第七实验室里将会遇到些什么，我们原是没有一点儿准备的。现在回想起来固然好笑，可是在当时，我们真为布克担了许多心。

研究室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，这差不多是一幢大厦了。我们在主任办公室等了半个多钟头。秘书告诉我们说主任正在动手术。李老等不及了，拉着我要上手术室去找他。我们刚走出房门，就发觉我们是走错了路，走到一间实验室里来了。我正想退出去，老演员忽然惊呼了一声。随着他的指点，实验室里的一些景象，也不由地把我钉在地板上了。

在这间明亮而宽敞的实验室的四周，放着一只只大小不同仪器似的大铁柜。铁柜上部都镶着玻璃，里面亮着淡蓝色的灯光。透过玻璃，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没有身体的猴头和狗头，在向人们龇牙咧嘴地做着怪脸，有一只大耳朵的猎狗的狗头，当我们走近的时候，甚至还向我们吠叫起来，可是没有声音。

这些惊人的景象，叫我记起了一年多以前在报纸上登载过的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：苏州的一些医学工作者进行了一些大胆的试验，他们使一些切掉了身躯的狗头复活了。他们还把切下来的狗头和另一只狗的身体接了起来，并且让这些拼凑起来的狗活了一个时期。他们还进行了另外一些大胆的试验：换掉了狗的心脏、肺、肾脏、腿或者别的一些组织和器官。以后，我在一次科学知识普及报告会上，进一步地了解了这件工作的意义。原来医学工作者做这一系列试验，是为了解决医疗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，给人体进行“器官移植”。因为一个人常常因为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损坏而死亡。如果能把这个损坏的器官取下来，换上一个健全的，那么本来注定要死亡的人，就可以继续活下去，就可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。显然，这些试验如果能够

获得成功，不但能挽救千千万万病人的生命，而且也能普遍地延长人类的寿命。

生与死的搏斗

我们终于在手术室的门口找到了第七实验室的主任——姚良教授。他是一个胖胖的、个子不高而精力充沛的中年人。用不着几分钟，我们就弄清楚了许多原先不清楚的事情。

正和我们所猜测的一样，第七实验室在进行着器官移植的研究工作。布克那天的确是被卡车压死了。那天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派到郊区去抢救一个心脏受了伤的病人。他们的出诊车在回来的路上，正巧碰上了这件事故。从时间来推测，布克的心脏虽然已经停止跳动，血液已经停止循环，可是它的大脑还没有真正死亡。只要把一种特别的营养液——一种人造血——重新输进大脑，那么，布克还可能活过来。

出诊车上正好带着一套“人工心肺机”。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毫不迟疑地把布克抬到车上。他们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紧急抢救，比在研究所里作试验的意义还重大得多。因为在大城市里，许多车祸引起的死亡，就是由于伤员在送到医院去的途中，耽搁的时间过长了。

工作人员估计得一点不错：布克接上了人工心肺机才五分钟，就醒了过来。然而，布克的内脏损伤得太厉害，肝脏、脾脏和心肺，几乎全压烂了。这些器官已经无法修复，当然也不可能全部把它们一一掉换下来。最后，专家们就决定进行唯一可以使布克复活的手术，把布克的整个身体都换掉

.....

“可是，”听了姚主任的解释，我突然记起了去年在那次报告会上听来的一个问题，“姚主任，器官移植不是一直受着什么……什么‘异性蛋白质’这个问题的阻碍吗？难道现在已经解决了？”

“对，问得对。”姚主任一面用诧异的眼光打量我，一面回答说，“是的，在几个月以前，器官移植还一直是医学界的一个理想。以前，这只狗的器官移植到另一只狗身上，或者这个人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上，都不能持久，不到几个星期，移植上去的器官就会萎缩，或者脱落下来。这并不是我们外科医生的手术不高明，也不是设备条件不好，而是由于各个动物的组织成分的差异而造成的。这种差异，主要表现在蛋白质的差异上。谁都知道，蛋白质是动物身体组织的主要成分。科学家早就发现，动物身体组织中的蛋白质，总是和移植到身上来的器官中的蛋白质相对抗的，它们总是要消灭‘外来者’或者溶解它们。所以在以前，只有同卵双胞胎的器官才能移植。因为双胞胎的蛋白质的成分是最相近的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那布克呢？它也活不长了？”一听姚主任这样解释，老演员立刻着急起来。

“不，”姚主任笑了笑说，“我说的还是去年的情况。你们也许还不知道。现在，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寻找消灭这种对抗的方法。五个月前，我们实验室已经初步完成了这个工作。我们采用了这样几种方法：在手术之前，用一种特殊的药品，用放射性元素的射线，或者用深度的冷冻来处理移植用的器

官和动手术的对象。当然，一般说来，我们这几种方法是联合使用。布克在进行手术之前，也进行过这种处理。……”

“啊！”我和老演员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，“这么说，布克能活下去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一提到这个问题，姚主任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，“你们别激动。布克，你们总知道，我们对它的关心也决不下于你们。在这种情况下救活的狗，对我们实验室，对医疗科学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。它的复活能向大家证明，器官移植也能应用到急救的领域里去。可是说真的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只狗是有主人的。唉，这真是一只聪明的狼狗，它居然能从我们这儿逃出去！可是这一段时间的生活，显然对它是不利的。要知道，我们进行了手术以后，治疗并不是就此停止了，我们要给它进行药物和放射性治疗，这是为了使蛋白质继续保持一种‘麻痹’的状态。另外我们还要给它进行睡眠治疗。这你们是知道的，根据巴甫洛夫的学说，大脑深度的抑制，可以使机体的过敏性减低……”

“那布克……布克又怎样了呢？”我和老演员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。

“是的，布克的情形很不好。它的左后腿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跛的。那儿的神经显然已经受到了影响。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偶然碰到了它，这种情形恐怕还要发展下去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们没有见到我们寻找失狗的广告。布克一逃走，我们的广告第二天就在报纸上登出来了。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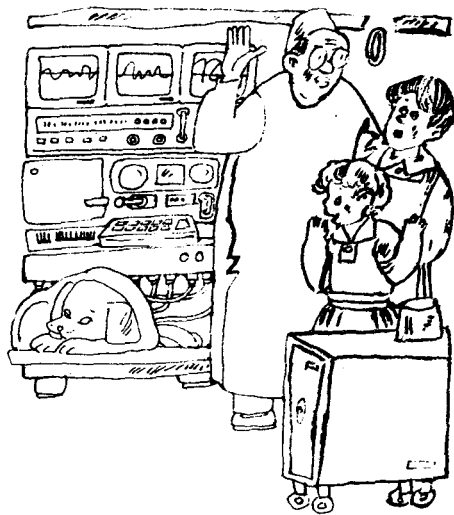
姚主任忽然打住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突然站了起来，说：“请跟我来吧。我带你们去看看布克。不过，请你们千万别引

起它的注意和激动。”

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。我觉得仿佛是要去看一个我们自己的生了病的孩子，更不用说那个善良的老演员有多么激动了。

我们在实验室楼下的一间房间里，看到了真正的奇迹：一只黄头黑身的狼狗，一只棕黑色的猎犬，却长着两条白色的后腿；至于那只被换了头的猴子，如果不是姚主任把它颈子的疤痕指给我们看，

我们是绝对看不出来的。这些经过了各种移植手术的动物，都生气勃勃地活着。这些科学上的奇迹，是为了向世界医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而准备着的。在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对外界来说，还是一个小小的秘密。



在楼下的另一个房间里，我们终于看

到了我们那个非常不幸，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布克。不过这时它已经睡着了，是在一种电流的催眠之下睡着的。它把它的脑袋搁在自己的——也可以说是另一只狗的——爪子上，深深地睡着了。几十只电表和一些现代化的仪器，指示着布克现在的生理状况。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的医学工作

者，正在细心地观察它，服侍它，帮助它进行一场生与死的搏斗。

姚良教授显然也被我们对布克的感情感动了。这个冷静的科学家突然挽起了我们两人的胳膊，热情地说：

“相信科学吧！我们一定叫它活下去！”

那天从研究所回家后，我好久好久都在想着一个问题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一打开房门，就看见老演员也站在门口等着我。我们用不着交谈，就知道大家要说什么了。

“走，我们应当马上去找姚主任！”老演员说道。

聪明的读者一定知道，我们这次再去找姚主任是为了什么。是的，这一次，是为了我们的另一个孩子——小惠——去找这位出色的科学家的。

布克的正式演出

在报上读过“世界医学工作者代表大会”的报道和有关我们的新闻的人，当然用不着再读我的最后几句话了。但是，我那喜悦的心情，使我不得不再在这儿说上几句。

在世界医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，各国的医学专家们都肯定了姚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功绩。大会一致认为：姚良教授的试验证明，器官移植术已经可以实际应用了。换句话说，已经可以应用到人的身上来了。

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一样，第一个进行这种手术的是我那可爱的小女儿——小惠。你们一定已经看出，我是很爱小

惠的。第一个进行这种手术当然有很大的危险。但是科学有时候也需要牺牲，任何新的事物，总要有第一个人去尝试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如果科学事业需要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的，更不要说是这种使千百万人重新获得生命和幸福的重大试验了。

小惠的手术是在九月里进行的。离开大会只有五个多月。这种惊人的效率和魄力，使国外许多有名望的医学家都感到惊讶。六个月以后，小惠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。被移植到小惠身上的那条腿，肤色虽然有些不同，用起来却和她自己的完全一样。

第二个进行这种手术的是著名劳动模范、钢铁工人陈崇。在一次偶然事故中，他为了抢救厂里的设备，一只手整个儿被烧坏了。劳动模范陈崇的手术进行得也很顺利。以后，心脏的掉换、肾脏的掉换，都在第一医学院里获得了成功。姚良教授的方法，同时迅速地推广到别的城市和国外去了。

至于布克，我想用不着我在这儿多介绍了。自从报纸上介绍了它的奇遇以后，它已经成了一个红得发紫的演员了。为了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，

